



德比必錄全

2甲  
4069  
5-1



門 9 伊 6  
號 4069  
卷 1-5

德必錄

德必錄

德必錄者何記亂後事也其在亂前  
 者注之六記所以本其始也嗚呼  
 辰之禍慘矣澆旬之間三都失守八  
 方瓦解 乘輿播越其得有今日天  
 也六由 祖宗仁厚之澤回結於民  
 而思漢之心未已 聖上寧六之誠  
 感動 皇極而存邦之師屢出不然  
 則殆矣詩曰 予其德而必後德其德

德必錄

卷一

必錄所以佐也美者以無似受國  
重任於亂離板蕩之際危不持顛不  
扶罪死無赦尚視息田畝間苟足  
命豈非寬典優憐稍寬每念前日事  
未嘗不惶愧靡容乃於閑中粗述其  
耳目所逮者自壬辰至于戊戌總若  
千言仍以扶啓疏劄文移及雜錄附  
其後雖無可觀者亦皆當日事蹟故

不能去既以寓賦畝憐之顧忠之意  
又以著愚臣報國無狀之罪云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日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  
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大平院後有石自起立  
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  
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產青魚近十餘年絕不產移  
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  
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一到  
鴨綠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  
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  
官語我云爾有三杯酒五杯酒母惜為樂不久兵至

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  
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謬官必有造言生事  
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鞠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  
皆不服而死此亦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亂  
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不其端至於白虹貫  
日太白經天無成無之人視為常事又都城內常有  
黑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寢怪  
難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杜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迥秋門上呼又向人家  
啄大屋屋底遶官走避胡盖記異也壬辰四月十七

日賊報至朝野惶惶忽有怪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  
或近或遠只一鳥而聲滿城中人無不聞終日達夜  
其鳴不暫停如此十餘日 車駕出狩賊入城宮闈  
廟社公私廬舍一空嗚呼其亦怪甚矣又五月余隨  
駕至平壤寓於金芳進家乃進語余曰年前有豹  
屢入城中大同江水亦東邊濁甚西邊清今果有此  
變時賊猶未至也余聞此語默然不答而心不喜  
未幾平壤又陷蓋豺乃野獸不合入城市如春秋記  
鸚鵡來巢六鷁退飛多應有之類豈有無其應者  
天之示人顯矣聖人之示民深矣可不懼哉可不慎

又任辰春夏間歲星居尾箕乃燕分而自古  
言我國燕燕同分時賊自逼人心洵懼不知所出一  
日 下教曰福星方在我國賊不多畏蓋 聖意欲  
假此以鎮人心故也然星後都城雖失而左軍復  
舊物 旋軫故部賊首方古又不能終逞兇逆而自  
斃斯豈偶然哉蓋莫非天也

倭寇奸巧其用兵殆元事不出詐術然以三辰  
之事觀之可謂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也我國昇平  
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倉皇顛倒遠近靡然皆失  
魂魄倭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

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賊  
之巧計故曰工也於是乃自恃常勝之威而不顧其  
後散出諸道任其狂肆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  
營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叔夜  
所謂文具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殆  
近之矣是以 天兵以四萬夜破平壤平壤既破則  
其在諸道者亦皆奪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我  
民之在四方者處處要擊賊首尾不能相救終不得不  
遁故曰拙於平壤也嗚呼賊之失計我之空也誠使  
我國有一將將數萬兵相時用奇擊斷長蛇分其要

脊行之於平壤之敗則其大帥可坐致也發之於京  
城以南則將使隻輪不返矣如此然後賊心驚膽破  
數十百年間不敢止視於我而無復後慮矣當時我  
方積衰力不能辨此天朝諸將又不知出此使賊  
從容去來略無懲畏要索萬端於是出於下策欲  
以封貢羈縻之可勝嘆哉可勝惜哉至今思之令人  
扼腕

昔鼂錯上言兵事曰用兵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三者兵之大要而  
勝負之所決為將者不可不知也倭奴習於攻戰而

器械精利古無鳥銃而今有之其致遠之力命中之  
巧倍獲於弓矢我若相遇於平原廣野兩陣相對以  
法交戰則敵之極難蓋弓矢之技不過百步而鳥銃  
能及於數百步乘如風電其不能當必矣然先擇地  
形得其山阨險阻林木茂密處散伏射手使賊不見  
其形而左右俱發則彼雖有鳥銃槍刃皆無所施而  
可大勝也今舉一事為證壬辰賊入京城遂日分掠  
於城外至園陵亦不保有高陽人進士李槽稍解  
操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二人各持弓矢入昌敬  
陵不意賊衆大出滿谷中槽等無以為計奔入於藤

羅蒙密叢中賊來窺之徘徊窺覘等後其內輒射之皆應弦而倒又遷其處往來倏忽賊尤莫能測自是所至見最薄則遠遠走避不敢近二陵得全以此見之地形得失成敗隨之方賊在尚州申砮李鑑等若知出此先於兔遷為嶺三數十里間伏射手數千人使賊莫測多少則可以制敵乃以為合之率不鍊之兵棄其險塞相角於平地宜其敗也余於兵機備言之公又特記之以為後戒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當以堅固為主古人言城制皆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余平時讀書固嘗不知雉

為何物每以堞當之常疑堞但千百則其城至小不能容眾將何以裁及變後始得戚繼光紀効新書讀之乃知雉非堞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者也蓋城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堞而堞間之盾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効新書每五十堞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堞矢力方盛左右顧盼便於發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壬辰秋余久留安州念賊方在平壤若一朝西下則行在前面無一遮障處不量其力欲修安州城而守之重陽日偶出晴川江上顧視州



城默坐深念者久之忽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人前面及左右鑿出炮穴可從中放炮上建敵樓樓相距千步以上大炮中藏鉄丸如鳥卵者數斗賊多集城外砲丸從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糜碎若是則他堞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不敢近矣此宗守城妙法其制雖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萬矣蓋千步之內敵既不敢近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用此事余偶思得之其時即啓聞行在後於經席屢發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丙申春京城東水口門外

擇地聚石作之未成而異論紛起廢而不修後日如有遠慮者勿以人廢言修舉此制則其於備禦之道所益不少矣

余在安州時友人金士純為慶尚右監司有書云欲修治晉州為死守計先是賊嘗一犯晉州不勝而退余答士純云賊早晚必來報來則必用大勢守比舊差難惟當建砲樓以待之可無患遂於書中詳言其制癸巳六月余聞賊復攻晉州謂辛後事慶晉曰晉事甚危幸而有砲樓則猶可支不然難守矣既而下陝川聞晉已陷丹城縣監趙君宗道亦士純友也

為余言前年與士純同在晉州士純見余書踊躍稱  
奇即與幕下士友數人巡城因其地形以為當設於  
八處督令伐木浮江而下州民惶其後乃曰前無砲  
樓猶守却賊今何用勞人士純不聽村已具始後有  
日適士純病不起其事遂寢云相與一音而罷嗚呼  
士純之不幸即一城千萬人之不幸也其固數也非  
人力之所能容

壬辰四月賊連陷內郡我軍望風潰散無敢交鋒者  
備邊司諸臣日聚 閣下講備禦之策而無以為計  
或建議曰賊善用槍刀我無堅甲可禦故不能敵當

以厚鐵為滿身甲長不見物被入賊陣則賊無隙可刺  
而我可勝矣衆曰然於是大聚工匠晝夜打造余獨  
以為不可是賊聞要合為散貴於捷疾既被滿身厚  
甲其重不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數日知其難  
用遂罷又臺諫請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汗大  
臣無謀座上問有何策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高  
棚使賊不得上而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鉄丸亦不得  
上耶其人無語而退聞者傳以為笑嗚呼兵無常勢  
戰無常法臨機制變進退合散出奇無窮只在於將  
而已然則千言萬計皆無用惟在於得一將才而鼂

錯所陳三策尤係切要闕一不可其餘紛紛者何補  
焉大抵國家擇將於無事之日任將於有事之際擇  
之貴精任之貴專當時慶尚道水將則朴泓元均陸  
將則李珪曹大坤已非才選及其寢生巡邊使防禦  
使助防將等皆自朝廷受命而來各持專斷之權自  
行踰令進退由意而不相統屬正犯輿尸之戒事何  
由得濟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將卒不知宿  
兵家大忌奈何前車既覆後不知改至今尚循此塗  
轍如此而望其無事者特幸耳言之其說甚長非可  
一二盡嗚呼危哉

癸巳正月 天兵發平壤余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水  
津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造浮橋余至金郊驛見  
黃海道守令率吏民候餉大軍者滿野余召牛峰縣  
令李希愿問所率邑人幾何曰近數百余分付曰爾  
速領邑人登山探葛明日會余於臨津江口不可失期  
希愿去翌日余宿開城府又明日曉馳至德津堂見  
江水猶未盡解冰上流漸半身許下流舟艦不得上  
京圻巡察使權徵水使交嶺長湍府使韓德遠及倡  
義秋義軍千餘人集江面皆束手無計余令呼牛峯  
人納葛綯為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

兩柱相對其內復真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  
面兩頭結橫木江面既闊遠索半沉水不能起衆曰  
徒費人力余令千餘人各持短杠二三尺穿葛索極  
力回轉數周互相撐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驟束高  
起穹窿儼然成橋撻以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  
之土唐軍見之大喜皆揚鞭馳馬而過炮車軍器皆  
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絞索頗緩近水大軍由淺灘  
以渡而無責焉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更倍之得  
三十條則加緊無緩矣後見南北史齊兵攻梁主歸  
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

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渡軍糧正是此法余自  
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為之一笑因記其事以  
為他日應粹之助云

癸巳夏余病卧漢城畢寺洞一日天將駱尚志訪  
余于卧次問病甚勤因言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  
上鍊兵禦敵家為急務宜乘此天兵未回學習鍊  
兵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則數年間皆成精鍊之卒  
可以守國余感其言即馳啓于行在因使所帶禁  
軍韓士立招募京中得七十餘人往駱公處請教駱  
撥帳下曉陣法張六三等十人為教師日夜鍊習槍

劍篋筭等技既而余下南方其事旋廢 上見狀啓下  
備邊司令別設都監訓練以尹相斗壽領其事其年  
九月余自南召赴 行在迎 駕於海州危從還  
都至延安更 命余代領都監事時都城饑甚余  
請教龍山倉唐粟米一千石日給人二升應募者四  
集都監堂上趙倣以穀小不能給欲設法限節實一  
巨石令願募者先舉石試力又令超越土墻支許能者  
許入不能者拒之人飢困無氣中格者十二或在都監  
門外求試不得顛仆而死未久得數百人之把總  
哨官分部領之又欲教鳥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

人大豐孫者以入賊陣多煮火藥賊囚江華將殺  
之余特貸其死令者煇焄贖罪其人感懼為之盡  
力一日所煮幾十斤逐日分諸各部晝夜習放第其  
能否而賞罰之月餘能中飛鳥數月後與倭及南  
兵之善鳥銃者相較無不及而或過之余上劄請措  
置軍糧益募兵滿一萬宜五營營各練二千每年半  
留城中教訓半出城外擇閑廣肥饒地屯田積粟輪  
還歲代則數年之後兵食之源厚而根本固矣 上  
下其議兵曹不即舉行卒無見効  
沈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勞苦然以講和為名

故不為我國所喜寂後賊留金山久不渡海李冊使  
逃還中朝就差惟敬充副使與楊使入倭國終不得  
要領而回行長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中國與我  
國論議藉藉皆歸咎沈惟敬甚者或言惟敬與賊同  
謀有叛形我國僧人松雲入西室浦見清正還言賊欲犯  
大明所言絕停即具奏天朝聞者益怒惟敬知禍  
至受懼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元敘其終始以自辨  
其書曰日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貴境直抵平  
壤目中已無八道矣老朽樹命哨探倭情相機撫  
馭得與足下際巨李體察相會于擾攘之中自擊

平壤迤西一帶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朝不謀夕之  
狀殊可痛心足下身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喋者老朽  
檄召行長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固敢踰越  
者數月延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朽  
不來倭乘祖公之敗而元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道居  
民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行長退  
守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成等三十餘將合兵連  
營控險扼要牢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取彼時劉書  
李德馨者謁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就張大兵且退  
王京必無可懼矣海盜語老朽云王京根本之地得之可

以號召諸道乃公事究至此將之何老朽云後復王  
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亦難正有德者必有土  
京宗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亦自無尺寸支持不難也  
老朽云我試與爾國圖之務得王京元復漢江以南諸  
道乃還王不陪臣乃為全國無層淨法印頭感敷二果  
得如此老爺再造小邦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  
江王子臨海君等自清正宮遣人奔語老朽云倘得歸  
國漢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倭將誓  
云肯還還之不肯還隨爾殺之其他不必言也王  
子係貴國儲君老朽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之

而不肯許他事及至金山捐資盡禮多方曲意于  
王子前倨慢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  
也數言之下王子心遂遠矣公途營柵遺糧不可勝計  
矣漢江以南諸道盡得其矣王子陪臣歸國矣終以  
一封燕窩諸酋欲于金山窮海之地候命三年不  
敢妄動願以同志盡成老朽奉命調戰王京復會是  
下豈尊德哉在華之人能到失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  
計何如德者應登二言後之事小邦君臣俱在也老  
爺不須以恩老朽曰藥只言示嘗不奇其亦有力量  
大有識見也此一石也及今言教其事實似覺文章

功業不相符今元行不能不為皮刺書惜且如金山  
竹島諸營三門即係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  
兵至血渡等處則責文割地方官俱有台給矣何乃清  
正一來不聞一戰不折一矢地方官袖手讓之何也  
既言漢江以南自必尺寸支持而何全已得復矣若此  
乎又言益後之事小邦真仁何不問大計止有蹄泣  
闕下之一策乎法云強弱不常衆寡不敵老朽亦非  
責難于貴國諸將事但兵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  
鍊兵修守相時撫御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實之不  
問且渡海以來老朽四會貴國王彼此問對之言

出于暗聽合于時宜毫無假借毫無虛謬 國王之  
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鑑則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  
無他慮不期貴國謀臣策士機智百端間言迭出內  
以危言激怒于天朝外以弱卒挑釁于日本至于  
松雲之舌說話則又出禮法之外其曰前驅伐大  
明日割八道一國王親自渡海端張國刻之間二三  
其說但知此言可便 國王為心矣可激 天朝發  
兵矣獨不念貴國止有八道若盡許之又許一國王  
親自渡海則貴國之宗社臣民皆為日本矣又  
何取乎 一王于耶老朽以為三尺童子決不失言



至此清正雖黃亦不致懸至此又不念我三皇天朝  
統御外藩自有大體一旦示自有時必不肯以  
數百載相傳之屬國真之度外亦不肯不奉約束  
之逆賊焉我漢離理勢然也老朽極不當事空于內  
外親疎之別逆順向背之情亦人人之所易曉者矧  
茲欽承勅命調取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貴  
國之事後焉不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  
耶足下深于大體詳于國事清是走書言其下亮我  
素衷即為上達國王併使管事群僚察知所以既  
云仰我天朝以為萬全也圖還當聽命處分以

其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日勞而日拙也至囑不盡觀  
此書王京以前則鑿鑿可徵矣釜山以後未免支辭  
隱語然功罪自不相掩後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為斷  
案故著之云

沈惟敬遊說士也平壤戰後舟入賊中此人之所誰  
率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眾賊復地數千里未稍  
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平行長取信惟敬其在京  
城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天朝  
更發大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新汝歸路此時雖  
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

是行長懼遂出城此事沈惟敬曾言於金右相命元  
而金相為余言之如此

懲惡錄雜記

懲惡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攜康廣以六國王平秀吉書  
來始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  
二百年其初我國亦嘗遣使修慶弔禮申叔舟以書  
狀符來即其一也後叔舟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  
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 成朝感其言命副提  
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  
驚疑得疾上書言狀 成朝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  
自是不復遣使無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  
平秀吉代源氏為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



新為生一日國王出過於路中異其為人招補軍伍  
勇力善鬪積功至大官因得權奪其源氏而代之或  
曰源氏為他人所弑秀吉又殺其人而奪國云用兵  
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為一遂有外侵之志  
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  
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  
蓋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  
令嚴不泄故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  
俱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令上室與止倭使與平  
時倭使絕異人頗怪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

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睨視執  
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應洞享  
之效樂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  
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間百無所  
憂而猶為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  
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  
廣回所館嘆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止何  
待及遂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  
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廣與其元  
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為我國地

故為秀吉所言云

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楠康廣令義智來求  
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婿也為秀吉  
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  
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請海道為辭  
非通信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便欲  
使我無辭以拒因又窺覘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  
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  
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朝議依違而已數年  
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原捕得生口云

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為寇 朝廷  
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  
以觀誠否使館客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遣平調信  
歸報其國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  
獻 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  
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內既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  
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內以次進爵時余判禮曹  
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決余為大提學  
將撰國書 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 朝議知  
事邊協等亦 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

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 命擇可使者大臣以會  
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為上副使典籍許箴為書狀  
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  
鳥銃槍刀等物 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  
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辛卯春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  
調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  
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  
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浪古耶至七月二十  
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留帶故

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使  
臣已在座義智乘轎入門至階方下金誠一怒曰對  
馬島乃我國藩臣使臣奉 命至豈敢慢侮如此吾  
不可受此宴即起出許箴等繼出義智歸答於搭轎  
者殺之奉其首來謝自是倭人敬憚誠一待之加禮  
望見下馬到其國館於大刹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  
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  
留館五月始傳 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  
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或稱博  
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

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笳角前導陞臺  
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黧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  
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  
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  
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  
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內在席者皆不  
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內出徘徊堂中視之乃  
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  
盛奏眾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  
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無

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  
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  
一曰吾為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草莽  
同允吉懼見留遽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求而辭意  
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  
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金山馳啓情  
形以為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  
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搖動人心  
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  
言與黃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

終不動但黃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余謂當即具由奏聞  
天朝首相以為恐 皇朝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  
余曰因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亦  
嘗因我求貢 中國即據實奏聞 天朝降勅回諭  
前事已然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  
名實有犯順之謀從他處奏聞而 天朝反起我國同心  
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信而已也 朝廷多是余議  
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等被  
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

報聲息獨我使未至 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  
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必不與倭  
叛姑待之未久應南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  
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眸  
為慶尚監司李洸為全羅監司尹先覺為忠清監司  
令備器械修城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清道三  
嘉大丘星州金山東萊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  
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為憚  
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曾陝川人貽書余言棄

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予何為浪築  
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  
必僂之不能渡其亦踈矣而一時人議如此弘文館  
亦上劄論之然兩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  
衆為務如晉州城本據險可守至是以為小移東面  
下就平地其後賊由此入城之遂不保大抵城以堅  
小為貴而猶恐其不廣亦時論然也至於軍政之本  
擇將之要組練之方百不一舉以至於敗  
擢并邑縣監李舜臣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舜臣  
有膽略善騎射嘗為造山萬戶時北邊多事舜臣以

計誘致叛胡于乙其乃縛送兵營斬之虜患遂息巡  
察使鄭彥信令舜臣護鹿屯島屯田一日大霧軍人  
盡出收禾柵中但有十餘人俄而虜騎四集舜臣閉  
柵門自以柳葉箭從柵內連射賊數十墮馬虜驚駭  
退走舜臣開門單騎大呼逐之虜衆大奔盡奪所掠  
而還然朝無准挽者登第十餘年不調始為并邑縣  
監是時倭聲日急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帥者  
余舉舜臣遂自并邑超拜水使人或疑其驟時在朝  
武將中惟申砬李鎰最有名慶尚右兵使曹大坤年  
老無勇衆憂不堪聞寄余於經席啓請以鎰代大



坤兵曹判書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余  
再啓曰凡事貴預况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辦一朝有  
變鎰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預備待變  
庶或有益不然倉卒之際以容將馳下既不諳本道  
形勢又不識軍士勇勦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不  
答余又出備邊司與諸人議啓請修 祖宗鎮管  
之法大略以為國初各道軍兵皆分屬鎮管有事則  
鎮管統率屬邑鱗次整頓以待主將號令以慶尚道  
言之則金海大丘尚州慶州安東晉州是為六鎮管  
脫有敵兵一鎮之軍雖或失利他鎮次第嚴兵堅守

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金秀文在全羅道  
始改分軍法割道內諸邑散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  
防將都元帥及本道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略諸道皆  
效之於是鎮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  
急則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於原野之中  
以待將帥於千里之外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  
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一潰難可復合此時將  
帥雖至誰與為戰不如更修 祖宗鎮管之制平時  
易於訓練有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內外相倚  
不至於土崩瓦解於事為便事下本道慶尚監司金

醉以為制勝方略行用已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壬辰春分遣申砬李鑑巡視邊備鑑往忠清金羅道  
砬往京畿黃海道皆閱月而還所點者弓矢槍刀而  
已郡邑率以文具避法無他備御亦長策砬素有殘暴  
之名所至殺人立威守令畏之發民治道供帳極後  
雖大臣之行不知也既復命四月一日砬來見余  
于私第余問早晚有變公當任之公料今日賊勢難  
易如何砬甚輕之以為不足憂余曰不然往者倭但  
恃短兵今則無有鳥銃長技一可輕視砬遽曰雖有  
鳥銃豈能盡中余曰國家昇平以士卒怯弱果然有

急極難支吾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還收拾未可知  
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省悟而去蓋砬於癸未為  
穩方府使叛胡圖鍾城砬馳往救之以十餘騎突擊  
虜解去朝廷以砬才堪大將陞為北兵使平安兵  
使未久階資憲至欲以為兵曹判書意氣方銳正如  
趙括輕秦略無臨事而懼之意識者憂焉  
適慶尚右兵使曹大坤特旨以承旨金誠一代之  
備邊司啓誠一儒臣也不合此時邊帥之任不  
允誠一遂拜辭而行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金山  
浦僉使鄭發死先是倭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

宋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允吉金誠一等私以  
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鈞察情形以備策應  
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通  
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為奏  
聞使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  
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  
昔高麗遣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  
宜然其言漸恃自是再不復問而調信玄蘇自回卒  
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為邊將言日本欲通大明  
名朝鮮為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

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恃  
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快之而去是後倭人不復  
至釜山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之入歸一館幾  
空人恠之是日倭船自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  
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獵絕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  
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左水使朴泓見賊勢  
大不敢出兵棄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多大浦多大  
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廷聞聲自營  
入東萊及釜山陷珥恒撓失措託言欲在外擗角出  
城退陣于蔚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珥不從十

五日倭進迫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稽顙戰半日而城陷  
象賢堅坐受刃而死倭人嘉其死守棺斂之埋於城  
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  
自東萊奔遠欲阻鵲院隘路以禦之賊陷梁山至鵲  
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  
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寇倉庫棄城入山李  
廷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之軍一夜四五驚珥  
乘曉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  
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  
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草溪郡守李其先

道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金晬初在晉州聞變馳  
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  
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為  
矣龍宮縣監禹伏龍領邑軍赴兵營食水川路邊有  
河陽軍數百屬防禦使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  
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河陽軍出兵使公文示之方  
自辨伏龍目其軍圍而殺之皆盡積尸滿野巡察使  
以功 聞伏龍為通政代鄭熙績為安東府使後河  
陽人孫兇寡妻每逢便臣之來遮馬首號冤伏龍有  
時名故無神理者云

十七日早朝邊報始至乃左水使朴泓狀啓也大臣  
備邊司會實廳請對 不許即 啓請以李鎰為巡  
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為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徽為右  
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竹嶺邊境為助  
防將守烏嶺以慶州府尹仁涵儒臣儒術起復前  
江界府使邊應星為慶州府尹皆令自擇軍官以去  
俄而釜山陷報又至時釜山受圍人不能通泓狀啓  
但云登高以望赤旗滿城中以此知城陷李鎰欲率  
京中精兵三百名去取兵曹選兵案視之皆問閭市  
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點閱儒生具冠服持試

卷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  
受 命三日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  
浚領去余 啓兵曹判書洪汝諄不能治任且軍士  
多怨可適於是金應南代為判書沈忠謙為叅判臺  
諫 啓請宜使大臣為體察使檢楮諸將首相以余  
應 命余請以金應南為副以前義州牧使金汝吻  
有武略時汝吻坐事繫獄 啓請貸罪自隨募武士  
可堪裨將者得八十餘人既而急報絡繹聞賊鋒已  
過密陽大立將近嶺下余謂應南及申砬曰寇深事  
已急矣將若之何砬曰鎰以孤軍在前而無浚繼體

四庫全書卷一  
察使雖下去非戰將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為鑑策  
應耶觀磁意欲自行拔鑑余與應南請對 啓如磁  
言 上即召申磁問之遂以磁為都巡邊使磁出關  
門外自行招募武士無願從者時余在中樞府治行  
事磁至余所見階庭間應募者簇立色甚怒指金  
書謂余曰如此公者大鑑帶去安月小人敢為副使  
而去余知磁怒武士不從已笑曰同是國事何分彼  
此今公既行急吾所得軍官可先帶行吾當別募隨  
行因以軍官單子授之磁遂回顧庭中武士曰來乃  
引之而出諸人皆憮然而去金汝物亦同去意甚不

樂磁臨行 上引見賜寶劍曰李鑑以下不用命者  
用此劍磁辭出之詣實廳見大臣將下階頭上紗帽  
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到龍仁 啓事狀中不署其  
名人或疑其心亂

遼慶尚右兵使金誠一下獄未至還以為招諭使以  
咸安郡守柳崇仁為兵使初誠一到尚州聞賊已犯  
境晝夜馳赴本營過曹大坤於路中文印節時賊已  
陷金海分掠右道諸邑誠一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  
一下馬踞胡床不動時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  
可見賊先退有一賊看金假面揮刃突進宗仁馳馬

而出一箭迎射殪之諸賊却走不敢前誠一收召離  
散移檄郡縣以為牽綴之計上以誠一前使日本  
言賊未易至解人心誤國事命遣義禁府都事拿  
來事將不測監司金晬聞誠一被逐出別於路上誠  
一辭氣慷慨無一語及已事惟勉晬以盡力討賊老  
吏河自溶嘆曰已死之不恤而惟一國事是憂直忠  
臣也誠一行至稷山上怒霽且知誠一得本道士  
民心命赦其罪為右道招諭使諭道內人民起  
兵討賊時柳崇仁有戰功故起拜兵使  
以僉知金功為慶尚左道安集使時監司金晬在右

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聞不通守令皆棄官  
逃走民心解散朝廷聞之以金功榮川人詳知本  
道民情可以安集故白遣之功既至左道之民始聞  
朝廷之令稍還集榮川豐基二邑賊幸不至而義  
兵頗起云

賊隔尚州巡邊使李鎰兵敗奔還忠州初慶尚道巡  
察使金晬聞賊變即依方略分軍移支列邑各率所  
屬屯聚信地以待京將之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其  
軍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既數日巡邊使未及  
來而賊漸近衆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裝沾濕糧餉

不繼夜中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巡邊使入聞  
慶縣中已空不見一人自發倉穀餉兩率人而過歷  
咸昌至尚州牧使金濟託以支待巡邊使予出竄道  
入山中獨判官權言守邑鎰以無兵責吉曳之庭欲  
斬之吉哀告願自出招呼達夜搜索村落間詰朝得  
數百人以至皆農民也鎰留尚州一日發倉開糶誘  
出散民從山谷中介之而來又數百餘人倉卒編伍  
為軍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吾山暮有開寧縣人來  
報賊近鎰以為惑眾將斬之其人呼曰願姑囚我明  
早賊未至死未晚也是夜賊兵屯長川拒尚州二十

里而鎰軍無斥候故賊來不知翌朝鎰猶謂無賊出  
開寧入於獄斬以徇眾因率所得民軍合京來將士  
僅八九百習陣于州北川邊依山為陣中立大將  
旗鎰被甲立馬大旗下從事官尹暹朴荒及判官權  
吉沙斤察訪金宗武等皆下馬在鎰馬後有頃有數  
人從林木間出徘徊眺望而回眾疑為賊候而懲開  
寧人不敢告既又望見城中數處煙起鎰始使軍官  
一人往探軍官跨馬二驛卒執鞭緩去倏先伏橋  
下以鳥銃中軍官墜馬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奮氣俄  
而賊大至以鳥銃十餘衝之中者即斃鎰急呼軍人



發射矢數十步輒墜不能傷賊已分出左右翼持  
旗幟繞軍後圍抱而來鎰知事急撥回馬向北走軍  
大亂各台逃命得脫者無幾從事以下未及上馬者  
悉為賊所害賊追鎰急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體而  
走到聞慶泰悉筆馳啓敗狀欲退守烏嶺聞由茲  
在忠州遂趨忠州

以右相李陽元為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瑋為京城左  
右衛將商山君朴忠傑為京城巡檢使修都城起  
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  
洶洶內間有去邠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劄

賓廳與首相耳語去而復來觀者疑之蓋首相時為  
司僕提調故也都承旨李恒福於掌中書立馬永康  
門內六字示我臺諫劾首相誤國請罷不允宗親  
聚閣門外痛哭請勿棄城領府事金貴榮元憤與  
諸大臣入對請固守京城且曰倡議棄城者乃小人  
也上教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衆遂退然事不  
可為矣抄發坊里民及公私賤胥吏三營司分守城  
堞計堞三萬餘而守城人口僅七千率皆烏合皆有  
繼城逃散之心上番軍士雖屬於兵曹而與下吏相  
與為奸受賂私放者甚多官負不問去留臨急皆不

可用軍政辭弛一至於此  
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 從之

還同知事李德馨使倭軍高州之敗有倭學通事景  
應舜者在李鑑軍中為賊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  
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一道授應舜山送且曰在東  
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 鄒守御  
自賊中回而畏得罪自云逃來  
隱其書不傳故 朝廷不知也朝鮮各有意講和可  
令李德馨於二十八日會我於忠州蓋德馨往年嘗  
為宣慰使接待倭使故行長欲見之應舜至京時事  
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自請行令禮曹

裁答書挾應舜而去 德馨在道聞忠州已陷先使應  
舜往探應舜為賊將清正所殺

德馨遂從中路還  
復命於平壤

熒惑犯南斗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  
拔京師以吏曹判書李元翼為平安道都巡察使知  
事崔興源為黃海道都巡察使皆即日發遣以將有  
西狩之議而元翼曾為安州牧使興源為黃海監司  
皆有惠政為民心所喜故使之先往撫諭軍民以備  
巡幸

賊兵入忠州申砬迎戰敗績而死諸軍大潰砬至忠  
州忠清道郡縣兵衆會者八千餘人砬欲保烏嶺聞

鑑敗膽落還忠州且召李鑑邊璣等俱到忠州棄險  
不守號令煩擾見者知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賊已  
踰嶺乃二十七日初昏也砮忽跳出城軍中擾之不  
知砮所在夜深潛還客舍明朝謂軍官妄言引出斬  
之狀 啓猶云賊未離尚州不知賊兵已在十里內  
也因率軍出陣于彈臺前兩水間其地左右多稻  
田水草交雜不便馳驅少頃賊從舟月驛分路而至  
勢如風雨一路循山而東一路沿江而下炮響震地  
塵埃接天砮不知所為鞭馬欲親自突陣者再不得  
入遂赴江沒于水中而死諸軍悉赴江中屍蔽江而

下金汝吻亦死亂兵中李鑑從東邊山谷間脫走初  
朝廷聞賊兵盛憂李鑑獨力難支以申砮一時名將  
士卒畏服使引重兵隨其後欲兩將協勢庶幾捍賊  
計未失也不幸本道水陸將皆惟恟其在海中也左  
水使朴泓一兵不出右水使元均雖水路稍遠所領  
舟艦既多且賊兵非一日俱至可悉衆前進耀兵相  
持幸而一捷則賊當有後顧慮未必遽深入而乃望  
風遠避不一交兵及賊登陸左右兵使李珪曹大坤  
或遁或逃賊鳴鼓橫行蹈數百里無入之地晝夜此  
上無一處敢齟齬少緩其勢者不十日已至尚州李

鑑客將無軍猝與相角勢固不敵砮未至忠州而鑑  
先敗進退失據事是以大謬嗚呼痛哉後聞賊入尚  
州猶以過險為憚聞慶縣南十餘里有古城曰姑毋  
據左右道交會處兩峽如束中盤大川路出其下賊  
恐有守兵使人再三覘覩知無兵乃歌舞而過云其  
後天將李提督如松追賊過烏嶺嘆曰有險如此而  
不知守申揔兵可謂無謀矣蓋砮雖輕銳得時名籌  
略非其所長古人云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今雖悔  
之無及猶可為後日之戒故備著云

四月三十日晚 車駕西巡申砮既去都人日望捷

報前日夕有氍笠三人走馬入崇仁門城內人爭問  
軍前消息答曰我乃巡邊使軍官奴僕昨日巡邊使  
敗死於忠州諸軍大潰俺等脫身獨來欲歸報家人  
避兵耳聞者大驚所過傳相告語不移時滿城俱震  
初昏 召宰執議出避 上御東相地坐張燈燭宗  
室河源君河陵君等侍坐大臣 啓事勢至此 車  
駕暫出幸平壤請兵 天朝以圖收復掌令權啓請  
對造膝大聲呼請固守京城語訢甚余謂曰雖危亂  
之際君臣之禮不可如是可少退以 啓快連等曰  
左相亦為此言耶然則京城可棄乎余 啓曰權快

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因請分遣 王子諸道使  
呼召勤王 世子隨駕定議大臣出在閤門外得  
旨臨海君可往咸鏡道領府事金貴榮恭溪君君卓  
然從順和君可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或護軍黃赫  
同知李陞從益赫女為順和夫人而李陞為原州人  
故並遣之將右相為留將領相並宰臣數十人以扈  
從點出余無所命政院 啓扈從不可無柳某於是  
令扈行內醫趙英璇政院吏申德禱十餘人大呼言  
京都不可棄俄而李鎰狀 啓至而宮中衛士盡散  
更漏不鳴得火炬於宣傳官廳發狀啓讀之內云賊

今明日當入都城狀入良久 駕出三聽禁軍奔竄  
昏黑中互相抵觸適羽林衛池貴壽過前余認之貴  
令 扈從貴壽曰敢不盡力并呼其類二人而至過  
景福宮前市街兩邊哭聲相聞承文院書直李守謙  
執余馬鞵問曰院中文書當如何余令收拾其緊關  
者追來守謙哭而去出敦義門到沙峴東方向明回  
視城中南大門內大倉火起烟焰已騰空矣踰沙峴  
至石橋兩作京畿監司權徵迨至 扈從至碧蹄驛  
雨其一行皆沾濕 上入驛少頃即出衆官自此多  
還入都城者侍從臺諫往往多落後不至過惠陰嶺

雨如注宮人騎弱馬以物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  
有人在田間望之痛哭曰 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  
而生也至臨津雨不止 上御舟中 召首相及臣  
入對既渡已向昏不能辨色臨津南麓舊有丞廳恐  
賊取材作桴筏以濟 命焚之火光照江北得尋路  
而行初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  
淵以支待差使負在其處略設 御厨扈衛人終日  
飢來亂入厨中搶奪以食將闕 上供晉孝淵懼而  
逃五月初一日朝 引見大臣問南方巡察使有能  
勤王者否日晚 乘輿欲發向開城而京圻吏卒逃

散無扈衛人適黃海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將入援  
瑞興府使南嶽先到有軍數百人馬五六十匹以此  
始發臨行司鑰崔彥俊出曰宮中人昨日不食今又  
未食得少米療飢可行索南嶽軍人所持糗糲大小  
米二三斗以入午至招賢站趙仁得來朝設帳幕於  
路中以迎之百官始得食夕次于開城府 御南門  
外公署臺諫交章劾首相交結誤國等罪 不允二  
日臺諫仍 啓首相罷余陞為之崔興源為左相尹  
斗壽為右相咸鏡北道兵使申砮適來是日午 上  
御南城門樓慰諭人民有 旨令各陳所懷有一人

出行俯伏問何言對曰願召鄭政丞蓋鄭澈時竄在江界故云然 上曰知道即 命召澈赴 行在 還宮余以罪罷俞泓為右相崔興源尹斗壽以次而陞聞賊尚未至京城衆議皆咎去邪之失使承旨申璽還入京城察形勢初三日賊入京城留都將李陽元元帥金命元皆走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路由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中路兵合踰烏嶺入忠州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江

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竹山龍仁至漢江之南又一路由金海後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向京畿旌旗劔戟千里相連砲聲相聞所過或十里或五六十里皆擄險設營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至不敢戰悉沉軍鬼火炮器械于江中變服以逃後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從李陽元在城中聞漢江軍已散知城不可守亦出走揚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初率兵數百守驪州北岸與賊相持賊不能渡者數日既而江原道巡察使柳永吉擢召元豪歸

本道賊毀閭里民家及官舍取屋材聯為長筏以渡  
中流為水所漂死者甚多而豪既去江上無一守者  
故累日畢渡於是賊三路兵皆入京城城中之民先  
已散去無一人矣金命元既失漢江欲向 行在至  
臨津狀 啓言狀 命更徵京畿黃海兵守臨津且  
命申砮同守以遏賊西下之路是日 車駕發開城  
次于金郊驛奈雖罷散不敢後從行四日 車駕過  
興義金巖平山府次于寶山驛初出開城時倉卒留  
宗廟神主于穆清殿有宗室一人號泣 啓不當委  
神主於賊所於是達夜馳至開城奉還云五日 車

駕過安城龍泉劍水驛次千鳳山郡六日進次黃州  
七日過中和八平壤

三道巡察使之軍潰於龍仁初全羅道巡察使李洗  
率本道兵入援聞 車駕西狩京城已陷收兵還全  
州道內人各洗不戰而回多憤惋不平者洗不自安  
更調兵與忠清道巡察使尹國馨合軍而進慶尚巡  
察使金時亦自其道率軍官數十餘人來會兵總五  
萬餘至龍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小壘洗易之先  
使勇士白光彥李時禮等嘗賊光彥等率先登山  
去賊壘十餘步下馬發射賊不出日晚賊見光彥等



猶解發白刃大呼突出光彥等倉皇索馬欲走不及  
皆為賊所害諸軍聞之震懼時三巡察皆文人不閑  
兵務軍數雖多而號令不一且不揣陰設備真古人  
所謂軍行如春遊安得不敗者也明日賊知我軍心  
怯數人揮刃買勇而前三道軍望之大潰聲如崩山  
委棄軍資兇械無數塞路人不能行賊悉聚而焚之  
洗還全羅國警還公州時還慶尚右道

副元帥申恪與賊戰于揚州敗之斬首六十餘級遣  
宣傳官即軍中斬之恪初從命元為副漢江之潰  
恪不從命元隨李陽元于揚州時咸鏡南道兵使李

渾兵道至恪合兵遇賊自京城出散掠間隔擊破  
之自倭入我國始有此捷人皆踊躍命元在臨瀛  
狀啓恪擅自他適不從號令右相俞泓遷請誅之  
宣傳官既行而捷報至朝廷使人追止不及恪雖  
武人而素清慎嘗為延安府使修城浚壕多備軍器  
後李達襲守延安全城人以為恪之功死非其罪且  
有九十歲老母聞者莫不痛之遣知事韓應宣節平  
安道江邊精兵三千人赴臨津擊賊令勿受命元  
節制時應宣赴京新回尹左相言於衆曰斯人狀貌  
有福氣必能辦事遂行

歸應寅命元之師濱于臨津賊渡江初命元在臨  
津北分付諸軍列守江灘欽江中船隻悉在江岸賊  
結陣于臨津南無船可渡但出遊兵隔江交戰相持  
十餘日賊終不能渡一日賊焚江上廬幕撤帷帳載  
軍寇為退遁狀以誘我軍申硇素輕銳無謀以為賊  
實遁欲渡江追躡京坊監司權徵與硇合命元不能  
禁是日應寅亦至將悉眾追賊應寅所將皆江邊健  
兒與北虜近備諸戰陣形勢告應寅曰軍士遠來罷  
弊尚未食器械未整後軍亦未齊到且賊之情偽未  
可知願少休明日觀勢進戰應寅以為逗遛斬數人

命元以應寅新自朝廷來且令勿受已節制故雖知  
不可而不敢言別將劉克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  
進申硇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為心  
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渡我  
軍既入險地賊果伏精兵於山後一時傾起諸軍奔  
潰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數人為  
賊所害申硇亦死軍士奔至江所不得渡從巖石上  
自投入江如風中亂葉其未及投江者賊從後奮長  
刀斫之皆匍匐受刃無敢拒者命元應寅在江北望  
之喪氣尚山君朴忠保適在軍中騎馬先走眾望之

以為命元皆呼曰元帥去矣諸守難軍應聲皆散命  
元應實還行在朝廷不問京圻監司權徵入加平  
郡避亂賊遂乘勝西下不可復止矣  
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  
或昔赫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  
執南兵使李渾走至甲山為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  
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為賊將清  
正所得因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  
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允勇悍善鬪與平行長  
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據兩界各議所向

未決二賊拈鬪行長溟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  
清正擒安城居民二人使何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  
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地踰  
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  
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  
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  
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  
揮其軍圍之賊出倉中穀石列置為城以避矢石從  
其內多發烏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東中必貫穿  
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

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  
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炮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  
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  
追至及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兩王  
子臨海君順和君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  
道賊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  
會靈吏鞠景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  
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軍中還屯咸興獨叅溪君  
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堅不  
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

以為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李鎰至平壤鎰既敗于忠州渡江入江原道采輾轉  
至行在時詣將自京城南下或走或死無一人危  
駕者聞賊將至人心益懼鎰於武將中素有重名雖  
奔敗之餘而入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既屢敗竄荆棘  
中戴平涼子穿白布衫草履而至形容憔悴觀者嘆  
息余語之曰此處人將倚君為重而搞劫如此何以  
慰衆索行索得藍色紗帽裡與之於是諸宰或與駿  
笠或與銀頂子彩纓當面改換服飾一新獨無有脫  
靴與之者猶看草履余笑曰錦衣草履不相稱矣左

右皆笑俄而碧潼土兵任旭景探報賊已至鳳山余謂尹相曰賊之斥候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下江水歧而為二水淺可涉萬一賊得或民嚮道而暗渡猝至則城危矣何不急遣鎰往把淺灘以防不測乎尹公曰然即遣鎰時鎰所率江原道軍僅數十餘人益以他軍鎰坐舍毬門點兵不即行余念事急遣人視之猶在門上余連語尹公使催之鎰始去以出城無指路者誤向江西路遇平壤座首金乃胤自外來問之使前引馳至萬頃臺下距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岫賊兵來聚者已數百江中小島居民驚呼奔散

鎰急令武士十餘人入島中射之軍士畏不即進鎰拔劍欲斬之然後乃進賊已在水中多近岫我軍急以強弓射之連斃六之而賊遂退鎰仍留守渡口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上接見于大同館余自五月罷六月初一日收叙是日承命接待唐將時遼東聞倭犯我國未久又聞都城不守車駕西遷既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為倭變雖急不應猝遽如此或云我國為倭先導世祿之來余與之上練光亭望察形勢有一倭從江東林木間乍見乍隱已而二三倭繼出或坐或立意態安閑

若行路休息之狀余指示世祿曰此倭候也世祿倚  
柱而望殊有不信之色曰倭兵何其少也余曰倭巧  
詐雖大兵在後而先來偵探者不過數輩若見其少  
而忽之則必陷於賊術矣世祿唯唯亟求回咨馳去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  
守平壤數日前城中入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  
間里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  
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  
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  
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鼓千人拜伏痛哭承命而

退遂各分出招呼悉進老弱男婦子弟之羸伏山谷  
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  
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  
亂提刃橫路縱擊之遼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  
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今乃誤國賊民乃爾  
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  
上指相與號呼曰況欲棄我何故給我輩入城獨使  
魚肉於賊手耶至宮門亂民塞街皆袒臂持兵放過  
人輒擊紛囂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  
色起立於庭中余怒亂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

其中有年長多髯者以手招之其人即至乃六官也  
余諭之曰汝輩欲竭方守城不願車駕出城為國  
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亂至於驚擾宮門事甚可  
駭且朝廷方答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何事  
乃爾觀汝輩樣乃有識人沮以此意曉諭眾人而退  
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即棄杖斂手  
曰小民間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  
人雖逆劣曾中即斃然矣遂揮其衆而散蓋前此朝  
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閣力  
請宣城府院君鄭澈充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

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末  
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近中原地方若  
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  
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  
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  
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諫文山詩曰我欲借劍  
斬佞臣宣賊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為守議  
故是日聞余言頗聽從而退夕召監司宋言慎責以  
不能鎮定而民言慎摘發其倡首者三人斬於大同  
門內餘皆散去時已定出城而不知所適朝臣多言

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且是時賊兵已犯威鏡道而道路不通且無報緩者故朝廷不知也於是以前知事和濟曾其未興行復有惡政得民心以為威鏡道遂發兵備是部金其不為之事帝往北道而內殿及官楨以下先出向北臣河等曰車駕而行本欲倚仗天兵以圖興復耳今竟請兵乎天朝而顧深入北道以問賊兵限隔天朝聲問亦無可通之路况頃恢復乎且賊散出諸道安知北道必無賊兵若不幸就入其處而賊兵隨至則他無去路只有北道而已何處可依其為危迫不亦甚乎今朝臣

家屬多避亂于北道故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亦聞東出避亂雖不知在處而必流入於江原威鏡之間臣亦以私計言之則豈無向北之情哉只以國家大計不與人言則成此忠懷耳因嗚咽流涕上惻然曰卿忠愛在予之故矣既退知事韓維文獨詣營力言向北之便於是中殿遂向威鏡道時賊至大同江三日矣金聖在鎮光亭望見越邊有一倭以木末懸小旗前江上公火砲匠金生麗掉小舟往取之倭不帶兵兒與生麗握手皆狂款押附書以送書至三和營不開見余曰開見何妨



開視則言曰云上新鮮國禮而刻焉亦公閣下益與  
李德裕書言而三謂信玄蘇所或也夫緊欲見德馨議  
講解德馨以病舟會三謂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  
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  
事至此今亦借一略路使日本定中原則無事矣德  
馨責其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謂信等語頗不遜  
遂各罷去多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六月十一日 車駕出五讓向寧邊大臣崔興源俞  
泓鄭澈等 扈從左相與金元帥李巡察元翼留守  
平壤余亦以接待唐將留是日賊攻城左相元帥巡

察及余在練光亭本道監司宋言慎守大同城門樓  
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離慈山郡守尹裕後  
等守長慶門城中士平民夫合三四千分配城堞而  
部位不胡城上人或踈或密或人上有人有背相磨  
或連數梁無一人敢掛衣服於乙密臺近處松樹間  
名曰與兵而江軍賊兵亦不甚多京大院岸上排作  
一字陣列豎紅白旗如我國挽章然三十餘騎向羊  
角島入江中水淺馬張皆被響列立示將渡江之狀  
其餘往來江上者或一二或三四一見大勅日光下射  
閃閃如電或云非真劔以水為之或以白蠟以眩人

眼者然遠不可辨又六七賊持鳥銃到江邊向城放  
聲響且甚壯九過江入城遠者八大同館散落在上幾  
千餘步或中城樓柱深入數寸有紅衣賊見練光亭  
上諸公會坐知為將帥扶鳥銃而視漸進至沙渚上  
放九中亭上二人然速放不重傷今令軍官姜士益  
從防牌內以箭前射之夫及江上賊後巡而却元帥  
發善射者乘快船中流射賊船稍近東岸賊亦退避  
我軍從船上發玄字銃火前如接過江便眾仰視皆  
叫噪而敵箭落地爭聚觀之是日以不即整兵船新  
工房吏一人時久不雨江水日縮曾分遣軍臣禱雨

檀君箕子東明王廟猶不雨余謂亦相由此處水深  
無船賊終不能渡惟不上多淺灘早晚賊必由此渡  
渡則城不可守可不嚴備金元帥性緩但曰已令李  
潤德守之矣余曰潤德輩何可倚仗指李巡察曰公  
等會坐一處如宴集無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  
曰若令往見敵一李止力於是李相謂李曰公可往李  
起出奈時奉 入 已應接唐將不奉軍務默念必敗  
不如早迎唐將示中路遠進一步示敵度可有濟日  
暮遂與從事官洪宗謀李慶曾出城夜深到順安路  
中逢李陽元從事官金廷睦自淮陽來聞賊兵至鐵

嶺矣明日過蕭川至安州遠東鎮撫孫世祿又來接  
受咨文送 行至翌日聞 魚寧已離寧遠以博川  
余馳詣博川 上御東軒引見臣問平壤可守乎臣  
對曰人心雖固似可守但援兵不可不速進故臣為  
此以來欲迎看 天兵請速馳援而至今未見兵至  
茲以為懼 上手取尹斗壽狀啓示臣曰昨日已令  
老弱出城云人心必搖何以能守臣對曰誠如 聖  
慮臣在彼時未見此事大緊觀其處形勢賊必由淺  
灘以渡宜多布菱鐵於水中以備之 上復問此縣  
亦有菱鐵否對有數千介 上曰急募人送之平壤

臣又 啓曰平壤以西江西龍岡靛山咸後等邑倉  
穀多人民衆聞賊兵已近則必驚駭散失宜急遣侍  
從一人自此馳去鎮撫之且收兵為平壤繼援便  
上曰誰人可去對曰兵曹正郎李幼澄有計慮可遣  
又 啓臣事急不可遲滯由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  
為期遂解退出見李幼澄言 上前而達幼澄愕然  
曰此乃賊藪何可進余責之曰食祿不避難臣子之  
義今 國事危急如此雖湯火不可避顧以此一行  
為難乎幼澄默然有恨色余既拜辭出至大定江邊  
日已午正矣回望廣通院野有散卒絡繹而未幾平

壤失守使軍官數輩馳往收之得十九人而至乃戮  
州龍川等處之軍而往平壤守江灘者也言昨日賊  
已從三城灘渡江上軍潰其後李國德遁走余大  
驚即於路中為書狀遣軍官崔元元馳報行在夜  
入嘉山部是日夕內殿至博川蓋在路聞賊兵已  
入北道故不前而回通川部守鄭遠遣使進物膳  
平壤陷 魚加次于嘉山 東宮奉 廟社主自博  
川入山部初賊兵分駐江沙上作十餘屯結草為幕  
既累日不得渡江警備頗急金命元等自城上望見  
以為可乘夜掩襲抄擇精兵使高彥洵等領之從浮

碧樓下綾羅渡潛以船渡軍初約三更舉事失時刻  
既渡已昧爽矣見諸幕中賊猶未起遂前突第一陣  
賊驚擾我軍多射殺賊士兵任旭景先登力戰為賊  
所害奪賊馬三百餘匹俄而列屯賊悉起大至我軍  
退走還趨船船上人見賊已迫後中流不敢藏船淹  
死者甚眾餘軍之從王城灘亂流而渡賊始知水淺  
可涉是日暮舉衆由灘以濟我軍守灘者不敢發一  
矢皆散走賊既渡猶疑城中有備遂回不前是夜尹  
斗壽金命元開城門盡出城中人沉軍砲火炮于風  
月樓池中斗壽守由普通門而出至順安賊無追

躡者芝事官金信元獨出大門乘船順流向江面  
明日賊至城外登牧丹峯良久觀望知城空無人乃  
入城始車駕至平壤廷議皆以糧餉為憂盡取列  
邑田稅輸到平壤及城陷并奪倉穀十餘萬石皆為  
賊所有時余狀報王博川又巡察使玄元翼從事官  
李好問亦有平壤來言賊渡江狀夜車駕及內  
殿發向嘉山命世子奉廟社別由他路使之  
叔召四方以圖興復分臣僚從行領議政崔興源以  
命從世子右議政俞泓亦有請隨世子上不  
答駕既出泓伏路邊辭去內官屢啓右相俞泓

請辭上終不答泓遂從東宮時尹斗壽在平壤  
夫還行在無大臣惟鄭澈以舊相從駕至嘉山  
已五鼓矣  
車駕次于定州自駕出平壤人心崩潰所過亂  
民輒入倉庫搶掠穀物瀕塞肅川安州寧邊博川以  
次皆敗是日駕發嘉山郡守沈信謙謂余曰此郡  
糧穀頗優官廳亦有白米一千石欲以此餉天兵  
不幸事至此公若少留鎮定則邑人不敢動不然  
亂作小人亦不敢留此將向海邊躲避矣時信謙已  
不能令其下矣獨余所帶軍官六人及路中所收潰

卒十九人余約束使之自隨故各帶弓箭在傍信讒  
欲籍此自護故云然余不忍遽發少坐大門日已過  
午更念無上命而擅留不計於義未安遂與信讒  
別行上曉星嶺回望嘉山則郡中已亂矣信讒盡失  
倉穀而逃翌日車駕出定州向宣川命臣留定  
州州人已四散避亂獨老吏白鶴松等數人在城中  
而已余伏路邊送駕出城掩泣坐延薰樓下軍官  
數人在左右階下所收清卒十九人猶不去繫馬路  
邊柳木相環而坐旬晚見南門有執杖者自外連絡  
而來向余遁去使軍官視之聚於倉下者已數百餘

念已所率寡弱若亂民益多而與之爭鬪則難制不  
如先攻弱者使之離散為可於是視城門又有繼至  
者十餘人余急呼軍官從十九卒馳捕之其人望見  
奔走追及捕九人而至即令披髮反接而赤脫之徇  
于倉邊道路十餘卒隨其後大呼曰擒賊倉賊將行  
刑傷者賊中人見之於是已聚倉下者望而惶駭悉  
從西門散去由是定州倉穀僅全而龍川宣川鐵山  
等邑怯倉者亦絕定州判官余榮一武人也自平壤  
奔還置其妻孥於海州逾倫出倉穀欲送之余聞而數  
之曰汝為武將敗軍不死其罪可誅又敢偷出官穀

耶此穀將餉 天兵并汝所得者救之六十既而  
尹左相金元帥武將空虛等自平壤皆至定州 上  
出定州時有 命左相亦留駐定州及尹至余  
傳 上命尹亦不答且向 行在余亦留金命元率  
等守定州進及 乘輿於龍川時郡邑人民聞平壤  
陷意賊隨至蓋寬山谷路上不見一人聞江邊列邑  
如江界等地皆然余行至郭山山城下見有歧路問  
下卒曰此向何處路曰此走龜城路也余駐馬時從  
事官洪宗祿曰沿途倉儲一空 天兵雖來何以接  
濟此間惟龜城一邑儲峙頗優而亦聞吏民盡散輸

運無策君久在龜城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中  
必有來見欲聞賊勢者君從此急云龜城諭之曰賊  
入平壤尚不出 天兵方大至收復不遠所患一路  
糧餉不足耳爾輩無論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運  
軍糧不之軍興則後日必有重賞若此則庶幾同心  
協力輸到定州嘉山可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分路  
而去余自向龍川蓋宗祿坐己丑欲誦在龜城 車  
駕不至平壤後始收叙為司饗正為人忠實有志身徇  
國不避夷險之志

車駕至義州 天將參將戴某遊擊將軍史儒各領

一枚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  
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  
我國有賊變即奏聞而朝議多異同甚或疑我為  
賊向道獨兵部尚書石星銳意救護時我使申點在  
玉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即號  
勸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發兵尚書奏發二枚兵  
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崑  
壽繼至尚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  
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  
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鴨綠江事之危急如此

故至欲內附幸賊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  
順安永柔去五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  
收拾餘燼道可通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  
人力之所及也

七月遼東副總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報先至時  
余病瘳苦甚卧不能起上令左相出治沿道軍食  
余使從者立一慶會啓曰行在時在大臣只有  
斗壽一人不可出臣已受接待唐將之命雖病猶  
可自力一行上許之初七日力疾詣行宮拜辭  
蒙引對匍匐以入啓曰一路自前中以南至定



州嘉山則五千兵經過時一二日食可辦安州肅州  
順安三邑蕩無甯備 天兵過此宜先持三日糧以  
備安州以南之食若兵至平壤即日收復則城中粟  
多可以接濟雖圍城累日不壞西三縣穀亦可竭力  
輸到軍前不至闕乏此亦由折請令在此諸臣與唐  
將相議濶狹相濟便宜施行 上曰然既出 內賜  
熊膽臘藥內醫院僕龍雲者送余于城外五里痛  
哭余登前門領哭聲猶聞夕至所中驛吏卒逃散不  
見形影使軍官往搜村落間得數人而至余勉諭曰  
國家平日撫養汝輩用在今日何忍逃避且 一兵

方至國事正急此乃汝輩効勞立功之秋也因出空  
冊子一卷先書來見者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等  
第功勞 啓開論賞其在此錄者事定一一查覈  
行罰不可免也既而來者相續皆曰小人因事暫出  
豈敢避後願書名于冊余知人心可合即移文各處  
使例置考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  
令者爭出搬運柴草築造房屋排設金鼎數日之間  
凡事稍集余以為亂離之民不可用急但至誠曉諭  
未嘗鞭撻一人進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  
馬豆及小米到定州嘉山者已二千餘石矣余猶以

安州以後為一變通忠清道牙山倉稅米金一千二百石載船將向 行在到泊於安州之岩余喜甚即馳啓曰遠致通至如期似是天資中興之運請并取以補軍餉令守門將姜士雄馳去立岩分運二百石定州二百石嘉山八百石於安州安州則以逆賊姑令僮船水中以待之宜沙浦僉使張佑成造大定江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仲造晴川江浮橋擬渡 天兵余前往安州調度時賊入平壤久不出巡察使李元翼與兵使李贊駐順安都元帥金命元在肅川余在安州

十九日祖摠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遊擊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軍為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可取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日自順安三更發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 天兵從七星門入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亂發烏銃史遊擊中丸即斃軍馬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進後軍陷沈源中不能自拔者悉為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譴

官朴義倫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安遊擊傷死天  
時又不利大雨沉淪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沒  
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異馳渡兩江駐軍於控  
江亭蓋承訓戰賊膽胸恐賊追躡從前阻二江故疾  
急如此余使卒從事往慰且載送衆饌承訓留控江亭  
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宿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  
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 啓請仍留安州  
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璣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  
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

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沉其戰船百餘艘及火  
炮軍砲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  
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  
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為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  
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  
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後  
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 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  
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英男回均  
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乘 板屋船四十艘並約  
意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益臣

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澗  
廩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賊齊臣曰公不知兵如  
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  
齊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  
船撞者相擊數十次是夜齊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  
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羅大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  
載火炮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大炮碎之諸船  
一時合攻烟焰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  
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毬彩氈圍其外亦以大炮所破  
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

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齊臣左肩血流至踵齊臣  
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  
辭臣談笑自若捷聞朝廷大喜上欲加齊臣以  
一品言者以為大濫陸正憲為其均陸善於善先是賊  
將平行長到平壤後畫曰日本弁師十餘萬又從而  
海來未知大王能御自此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  
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斃賊一將行長雖得平壤而勢  
孤不敢更進國家得存全羅中清以及黃海平安沿  
海一帶調度軍食得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  
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致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

以致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力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  
率三道舟師留屯于閩山島以逼賊西犯之路  
前義禁府都事曾好益募兵江東討賊好益昌原人  
有志行為人所誣全家徙江東貧困教授生徒以得  
食幾二十餘年厲操愈堅車駕至平壤赦其罪召  
拜義禁府都事及平壤被圍好益往江東募兵欲救  
平壤既而平壤陷軍民皆潰好益還赴行在余過於  
良策驛語之曰天兵討至子毋往義州可還江東  
仍行召募與天兵會平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余  
遂狀啓其由為起兵文移授好益且助以軍器好

益夫聚兵得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好益等  
生不閉弓馬徒以忠義激厲士心冬至日率其士卒  
望行在四拜終夜痛哭一軍為之流涕

賊犯金羅道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并力  
戰死之時賊從慶尚右道入全州界湛應并等禦之  
於熊嶺為木柵橫斷山路督將士終日大戰射殺賊  
兵無美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俱死  
軍遂潰明日賊至全州官吏欲走州人前典籍李廷  
鸞入城倡吏民固守時賊精銳多死於熊嶺氣已索  
監司李沈又設疑兵於城外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列

炬蒲山賊到城下環視數周不敢攻而去悉聚熊嶺  
戰死者屍埋路邊作數大塚立木其上書曰吊朝鮮  
國志所義膽生豈其力戰也由是全羅一道獨全  
八月初一日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震等率兵進  
攻平壤不利而還時元翼兩軍將數千人往順安別  
將金應瑞等率龍岡三和龍山江西四邑之軍作二  
十餘屯在平壤之西金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  
以為犄角之勢是日元翼等從平壤城北進兵遇賊  
先鋒射中二十餘賊既而賊大至軍士驚潰江邊勇  
力之士多折傷遂還屯順安

九月 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初祖承訓既敗賊  
愈驕投書我軍有群羊放一虎之語羊喻天兵虎  
以自訛聲言朝夕於臣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  
本浙氏石尚書以為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  
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 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  
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  
人人喘恐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紙裹書使家  
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  
其書即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  
止者惟敬笑曰彼烏能害我也後三四家丁赴之行

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  
福山下我軍登六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戟如雪  
惟敬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  
惟敬還任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馳問且曰大  
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  
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  
由曾不畏懼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 聖  
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  
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  
立木為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沈岱為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為人慷慨自  
變後常憤憤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為  
京畿監司從 行朝赴任所路出安州見余于百祥  
樓上語國難慨然觀其意直欲親犯矢石以角賊余  
戒之曰古人不云乎計當問汝君書生臨陣終非所  
能其處有揚州牧使高彥伯者勇力善鬪君但收拾  
軍兵使彥伯持之可有功慎勿自持也岱唯唯而不  
甚然之余又見其於行入賊中分軍官善射者戮州  
人張某與俱岱既去數月間每有京畿人啓事 行  
朝經過安州者未嘗不致書問余也余輒親問其人

京坊賊勢及監司行為對曰畿甸創殘甚他道賊日出焚掠無乾淨地前監司及守令以下悉從僻處躲避減去儀仗微服游行或屢遷徙不定厥居以防賊患今監司殊不畏賊每巡行先文知委如平日建旗鳴角而行余聞而甚憂之申書戒勅如前益不變既乃聚集軍兵悉以自隨聲言欲復京城日遣人入城中召募約為內應城中人恐事定後以附賊獲罪連名結狀出赴監司自言能內應者日以千百數名曰聽約束曰輸軍器曰報賊情人人往來無阻其間亦有為賊耳目來察動靜者多出沒相雜而信之

不疑至是密在朔寧郡賊訶知之潛渡大灘夜襲之密驚起披衣走出賊追害之軍官張姓者亦同死賊去京坊人擁殯于朔寧郡中數日賊復出取其首懸於鍾樓街上積五六日面色如生京城人哀其忠義相與率財物賂守候贖出之函送于江華賊退後與尸身還葬故山密青松人字公望子大復朝廷以密故官之至縣監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賊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塔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



者欲從砥平揚州廣州抵京元豪擊于驪州  
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賊於  
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  
州之路而利川驪州初砥平守邑之民見遣於賊  
鋒者人以為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  
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  
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為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  
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  
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

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  
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  
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其聞數里餘賊數十道  
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  
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  
廷以前兵使李廷彙城逃走即其所往誅之以晉代  
為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  
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為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  
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後事始知有朝廷矣及

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  
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  
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  
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  
震天地鐵片星齊中什即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  
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惧不測其制皆以為神明日  
遂舉眾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殺萬餘  
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  
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炮匠李長孫者創出取  
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

火自內發賊最畏此物

時各道起義兵討賊者甚眾在全羅道者前判決事  
金千鎰僉知高敬命前領海府使崔慶舍千鎰字士  
重率兵先至京畿 朝廷嘉之賜其軍號曰倡義已  
而不能軍入江華敬命字而順三其子有文才亦  
率鄉兵移檄郡縣討賊與賊戰死其子從厚代領  
其眾名曰復讐軍慶舍後為慶高兵使死於晉州  
其在慶尚道者玄風人郭再佐高堂人前佐郎金沔  
陝川人前掌令鄭仁弘禮安人前翰林金瑛校書正  
字柳宗介首以漢人李天朝軍威夜生張上珍孫佑越

之子頗有才略果與賊戰憚之固守鼎津使賊不  
得入恒寧界人以為二公之功河故武將世文之子  
禦賊于居昌牛脊峴累却賊事闕擢為右兵使病卒  
於軍中宗介起兵未久遇賊而死 朝廷嘉其志  
贈禮曹參議士珙前後射殺賊兵甚多賊每為張將  
軍不敢入軍威日一日賊謀誘之士珙窮追陷伏  
中猶大呼力戰矢盡賊擊珙士一臂士珙獨以一  
臂奮擊未已遂死事聞 贈水軍節度使其在忠清  
道者僧人靈奎前提督官趙憲前清州牧使金弘敏  
廣寧李山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禁衛趙

雄清州人李逢靈奎勇力善鬪與憲復清州後為賊  
所敗皆死雄尤勇敢能馬上立馳殺賊頗多戰死其  
在京畿者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郎叔夏水原人崔屹  
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顯前牧使南彥經幼學金琢  
前正郎俞大進志義衛空軼勇二人王王  
季男最驍勇其餘各來鄉里或百餘人或數十餘人  
以義為名者不可勝數而無可紀之績皆遷徙日闕  
而已又有僧人進政三人金剛山表訓寺賊入山中寺  
僧皆走惟政不動賊不敢逼或合掌致敬而去余在  
安州移文四方使各起兵討難文至山中惟政展佛

卓上呼諸僧讀之流涕遠起僧軍西赴勤王比至  
平壤衆千餘人心志未泯與順安軍作為形勢又  
有宗室湖城監率百餘人赴行在朝廷陞秩為副  
城都正使元順安與大軍合勢兵在北道者評事鄭  
文孚訓或金使高致民功最多云

以李鎰為巡邊使召李贛還行在鎰初守江華  
平壤既陷渡江而南入黃海道徙安岳至海州又自  
海州至江原道伊川夜世于嘉得兵數百聞賊入  
平壤久不出而天兵將至遂還平壤結陣于林原  
坪在平壤東北十餘里與義兵將高忠卿等連勢頗

有斬獲而李贛在順安每進兵輒北撫軍司從官皆  
欲以鎰代贛元帥金命元獨主李贛與撫軍司論議  
不協頗有相激之端朝廷使余往順安軍中使之  
鎮定調輯既而朝議皆言鎰勝贛又聞天兵將出  
恐贛不勝任遂以鎰代之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贛還  
行在

獲賊謀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  
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或曰  
六日內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  
西軍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

故作逆圖狀言辭流道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  
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上何來順良答  
曰吾牛而寄養於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  
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為賊間  
其日受傳令及秘密公文直入平壤示賊賊將置傳  
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扯裂賞一牛同為間者徐漢龍  
賞緇五疋約更深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  
問為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  
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  
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按名急通諸陣捕之

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 天兵至而賊不知  
蓋其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德安錄卷之二

十二月 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  
 略兵部員外郎劉晉裳主事袁晉為督軍軍務駐遼  
 東提督李如松為大將率三營口將李如柏張世爵楊  
 元及南將駱尚志共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  
 餘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欲兵不動沈而過五月  
 惟敬不至倭疑之謠言咸謂將攻馬鴨綠江有賊中  
 逸回者皆言賊入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  
 惟敬又至尋入城中留數日更和約誓曰而去所言不  
 聞至是兵至空州下營於城南建旗黑城營肅如神

德安錄卷之二

余請見提督白事提督在東軒許人乃慨然丈夫也  
設椅相對余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兵兩從入之  
路提督傾聽軒以朱筆畫其處三曰倭但待魚鏡耳  
我用大炮皆通五六尺賊何可當也余既退提督於  
翁面題詩寄余云提督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  
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經酒杯歡春來殺氣  
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策夢中常  
憶跨征鞍時城中漢兵皆滿余在白祥樓夜半忽有  
唐人持軍中密約三條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  
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給倭奴曰 天朝已

許和沈遊擊直至倭喜亥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  
奉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塞外雪乾坤春早太  
平花時筵已春正月初吉也使來少將平好官領二  
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訪與飲酒伏起  
縱擊之擒五好官斬其後倭屍盡三人逸馳去賊中  
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下營做飯  
報至提督驚呼鳴弦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  
進發翌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是門賊登城上  
列豎紅白旗推戰 六兵以大炮火箭攻之炮聲震  
地數十里間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鐵烟氣蔽天箭前

入城中處處火起林木皆焚駭尚志吳惟忠等率親  
兵幾附登城前者陸後者升登有退者賊刃擊下垂  
城堦如蝟之天兵戰盡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  
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為土  
鮮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後穴中銃丸亂發天兵多  
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置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  
乘水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報黃  
海道防禦使李時言余敬老以邀其歸路戒之曰西  
軍沿道設伏俟賊過躡其後賊既困遁走無心戀戰  
可盡就縛時言即至中祀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

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  
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關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  
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避去賊將平行長平義  
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氣之足竄踉蹌  
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少擊天  
兵又不追之獨步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凱病落  
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部賊者平秀嘉乃隸  
伯姪或言婿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  
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  
之賊自潰言賊潰則清正歸路斷絕軍心必懼必訟



海道走不能自投漢江以南賊屯汝茅尾解 天兵  
鳴鼓徐行直至金山痛飲而已戰頃之間法公肅清  
安有數年之紛紛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  
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為正安道體感使敬老  
非管下故先請之 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 標  
信至開城所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  
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  
罪可也為咨文授純一而送

遶李鑑巡邊使更以李贄代之平壤之戰 天兵從  
普通門而入李鑑及金應瑞等從舍越門而入及收

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答我  
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 天將之曾往來  
順安與李贄相熟者多言鑑非將才獨李贄可提督  
移咨言狀 朝廷使六相升斗壽至平壤問鑑罪欲  
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贄代鑑選兵三千騎從提督  
而南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商不利還屯開城  
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訟途賊屯宜迨去提督欲追  
賊謂余曰六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急議政沈為大  
臣當念國事不可憊勞宜急行準備軍糧勿致疎誤

余辭出時 二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管搶塞路  
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八中和至黃州已三  
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  
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于平安  
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  
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船運下安道三  
縣之穀從青龍浦輸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辦臨時猝  
急而大軍隨至恐之軍興為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  
儲峙畏賊散寘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  
而大軍入問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為之內

應且忽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間舍  
殆盡而西路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遣請  
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  
大受與我將高彦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  
於碧蹄驛南嶺石嶺斬獲首級級提督聞之留大軍  
獨與家丁騎馬者十餘馳赴之過惡陰嶺馬蹶墮地  
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兵數百人  
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  
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邊上山陣幾為萬餘 天兵望  
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壯騎無火

器口持短劍銳步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  
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  
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  
收兵不意退日暮提督遂放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  
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斃死痛哭明日欲還軍東坡  
余與石議改命馮都元帥命元帥李崇等至帳下  
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多白勝負兵家常  
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  
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  
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

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未又  
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  
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  
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都督退兵  
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贊叱退聲色俱  
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高草  
重以馬沒數日間倒墮者殆將萬匹是日三營還渡  
臨津障于東坡驛前明日自東坡又欲還開城府余  
又力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愈驕遂近驚懼臨津以  
杜亦不可保願少住觀雲以動提督佯許之余既退

而提督時為遂還開城府諸營悉退開城獨別總兵  
查大遂遂整軍承宣軍數百守臨津令指留宋坡日  
遣人更請進兵提督護應之曰天晴路乾則當進然  
實無進意大軍到開城府日久軍糧已盡惟後水路  
招粟及交章於以率又船運忠清金羅道稅糧稍稍  
而至隨到隨盡其勢愈急一日諸將以糧盡為辭請  
提督旋師提督怒呼余及右曹判書李誠守京畿左  
監司李達齋跪庭下大聲詰責欲加以軍法余推謝  
不已因念國事至此不覺流涕提督怒然更怒諸將  
曰汝等昔從我征西夏時軍不食累日猶不敢言歸

卒成大功今朝鮮偶數日不支糧何敢遽言旋師耶  
汝輩欲去則去我非賊賊不還惟當以馬草裹尸耳諸  
將皆頓首謝余出門以放糧不持技開城經歷沈禮  
謙繼而報船數十隻自江華泊後西江僅得無事是  
夕提督使總兵張世爵召余慰之且論軍事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  
正將自咸興誦揚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  
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  
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逆守開城謂接  
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執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

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去朔巡邊使李着在坡州高  
彦伯李時言等在鱗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  
東坡提督恐為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李慶晉  
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  
淪於賊數神人聖切不忍棄去一也京圻以南遺民  
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  
我國境土尺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  
欲倚仗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怒憤  
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杜六不可  
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  
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為巡察使率兵勤王德李洸  
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及聞  
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杏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  
大出攻之軍中洶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  
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為三陣迭進皆敗會日  
暮賊還入京城慄令軍士取賊屍碎裂肢體散掛林  
木以泄其憤既而聞賊欲更出期必報苦懼毀營棚  
率軍至臨津從都元帥金命元余聞之單騎馳去登  
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為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絕可

據即令推標與巡邊使李資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  
下防禦使高彦伯等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等  
為遊兵遮鱗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元正李山輝等  
後右路伏於昌敬陵之間各以其兵出沒抄擊賊  
多出則避而不戰少出則隨處邀擊自是賊不得出  
城推搦馬死者甚多又令偏義使金千鑑京坊水使  
李顯忠清水使丁傑等乘舟從龍山西江以分賊勢  
忠清道巡察使許瑄上陽城令邊護本道以備賊南  
衝之勢移文京畿忠清慶尚官義兵使各在其處後  
左右邀截賊路揚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凡諸將所

斬賊首皆懸掛於開城南門之外提督參軍呂應  
鍾見之喜曰朝鮮人今則取賊首如割綈矣一日賊  
從東門突出搜山自揚州積城至天灘無所得查大  
受恐賊乘襲報余曰有體探人來言賊欲得查總兵  
柳體察云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體探人所言恐  
無此理賊方疑大軍在迤宜敢輕冒勿渡汝我等一動  
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此言甚是假令  
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宜敢獨去遂分所率勇士  
數十餘人來護余雖雨甚達夜警守不暫息至聞賊  
入城乃罷其後賊不知權深在坡州欲報惡率大軍

後西路而出至廣灘去山城數里作兵不進自午至  
未不攻還退後不復出蓋賊知地形見標所據險絕  
故耳余移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大兵當  
進任東坡坡州躡其尾以牽綴之選南兵二萬後江  
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  
斷絕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兵履諸江津可一舉掃  
滅必迪擊節稱奇策發偵探盜三十六名馳送忠清  
道義兵將李山譙陳察賊形勢時賊情兵首在京城  
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盜踴躍還報云不須二萬只  
得二三千可破李使督北將也是後也痛抑南軍怒

其成功不許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 許之時賊據京城之二  
年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  
中餘民聞命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  
縱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  
有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  
嘆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弁  
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  
羅道召募官安敏與募漢及穀之石船運而至余  
喜甚即啟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諤為

監賑官取松葉為屑每松屑一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入多穀少所活無幾唐狩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皆急下令曰欲糶金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為春耕種子而金羅部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贊為體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嶺令拋下金羅自發南原等倉移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尚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

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沈游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七日提督率兵自平壤還聞城府先是金千鎰陣山有李善血忠者自請入京探候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彥等還言賊有講和意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金千鎰其書於余余念提督已無戰意或欲假此而却賊則未必不更還開城度幾了事以其書示查大受查即使家丁李慶馳報平壤於是提督又使惟敬奉金命元見惟敬曰賊憤平壤見欺必有不善意何可更入惟敬曰賊自不速退故敢何預我也還



入在賊中所言雖不聞大際責還 王子陪臣還  
軍金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宋提督遂還開城余  
呈文提督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示曰此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無聽用意又使遊擊將軍周  
弘謨往賊營余與金元帥適在權輿陣中遇於坡  
州弘謨使余等入參牌余曰此是入後營旗煙我  
何為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承受弘  
謨強之三四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提督  
言狀提督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雖獐子見輒拜之  
何為不拜我行軍法然後回軍接伴使李德馨等報

於余曰朝日不可不來謝明日余與金元帥往開城  
詣門通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余曰提督應試  
余姑待之時小雨余二人拱立門外有頃提督之人  
出門覘視而入者再俄而許入提督立于堂上余就  
前行禮仍謝曰小的雖甚愚劣豈不知旗牌為可敬  
但旗牌倘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切痛之不敢參  
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慚色乃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  
侍郎令不聞吾事因曰此間流言甚多侍郎若聞陪  
臣不參旗牌我容而不問則必并責我須為呈文略  
辨事情來脫侍郎有問我以此解之不問則真之余

二人拜辭而退依所言呈文自是提督遣人往來倭陣相續一日余與元帥汪侯提督還東坡到禾壽亭前遇查將家丁李慶自東坡入開城馬上相揖而過至招賢里有漢人三騎自後馳來喝問體察使安在余應之曰我是也叱回馬一人手持鐵鎖以長鞭亂捶余馬曰走走余不知何事只得回馬向開城而之其人從馬後鞭之不已後者皆落後獨軍官金齊後事幸慶曾盡力追隨過青郊驛將至城隅又有一騎自城內走馬而至謂三騎曰云云於是三騎揖余曰可去矣余恍然不測而回翌日因李德慶通示始

人之提督信任家丁自外入謂提督曰柳體察不欲講和悉去臨津船隻勿令通使於倭營提督處發怒欲拿余搥打四十當余之未至也提督瞋目奮臂或坐或起左右皆慄有頃李慶至提督問臨津有船否慶曰有船往來無阻提督兩使人止追余者謂家丁妄言痛打數百氣絕曳出海其怒余謂人曰若體察使來到吾當何以處之蓋提督常謂余不肯和議素有不平心故縱聞人言不復省察果如此人皆為余危之後數日提督又使遊擊戚金錢世禎二人以旗牌至東坡招余及金元帥至觀察堂諸君同坐因

後客言賊請出王子降臣還還京城而去今當從其所請出城然後行計也提督任之來探余意肯否也余猶執前議後不已世禎性躁發怒大罵曰然則偷國王何以立之世禎耶余徐曰還國圖存亦或一道是時戚念伯數數視余處世禎微笑而無言世禎遂西四月十九日提督領大軍至更坡宿于查然在營蓋賊已約退兵故將入京城也余請提督下處候問提督不覓謂驛者曰體察使不快於予亦來問耶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 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

主宅

後蘇高別宮

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

遺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骨盈城滿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禎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止舍處稍存 宗廟三闕及便樓谷司館學在大街以北皆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遺余先詣 宗廟痛哭次至提督下處見白猴諸臣啼勸良久明更詣提督門下問起居且言賊兵繞退去此應不遠顧發軍急遣提督曰吾意固然所以不意追者以漢江無船故不令

曰如不敵敵卑職當先出山以回營備舟艦提督  
曰其善余出漢江先是令行上京坊古監司成涿水  
使李嶺人賊之冬收江中大小船隻俱會漢江是  
時船已到者八十隻余使人以提督船已辦令頃營  
將李如松處高餘兵出江上軍士皆渡日已向暮如  
栢忽稱是疾乃曰當還城中醫疾可進乘輜而回已  
在漢南軍皆還渡入城余痛心而無如之何蓋提督  
實無意以賊但以謾辭給應乃已二十三日余遂病

卧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閩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

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已縱  
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  
回賊在途緩緩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途途者皆  
左右屏跡無敢出擊者賊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  
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  
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為久留計不肯渡海 天朝又  
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  
千縑出屯星州八營南將呂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  
祖承訓營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  
面而相持不進糧餉取之西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

民力益困復督又使沈惟敬注諭倭令渡海又使徐  
一貫謝用梓八即古耶見開白六月賊始還而王  
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黃赫等遣沈惟敬  
歸報而一面遣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惡蓋賊  
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  
也八日而城陷放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瑋倡義使金  
千謐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  
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二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  
賊皆夷城填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  
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以諸將追賊都元帥

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宣寧慄狂  
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彦伯曰賊勢  
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  
進他人依違而已李養後事成好善駭不曉事奮臂  
責諸將逗遛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  
所得諸軍之食摘青柿實以食無復聞心笑明日謀  
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  
紛紛不決而已聞賊絕響人恣懼爭出城墮吊橋  
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  
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養崔遂等先向金羅

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隨至圍之牧  
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以唐將支持差使負久在尚  
州聞賊向本州狼視而還繞二日矣州城本四面據  
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  
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後其  
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諸京  
城市并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  
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誦令垂遣是以甚敗惟黃進  
守東城戰數日為飛丸所中死軍士集氣而外援不  
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荆投石極

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  
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轟石樓  
與崔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士得脫者數人而已  
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  
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贊成又以權濠敢戰  
不異賊代命元為元師劉總兵縫聞晉陷自八營馳  
至陝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葭溪以護右道賊之既破  
晉州還空山聲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  
十月 車駕還都十二月 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  
來

先是沈惟義扶倭將小西飛持闕白降表而歸天朝  
疑降表非出於闕自行長等詐為之及惟義纔至而  
晉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之不報  
時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  
餘兵駐劄八營而中外飢甚且曰於饋運老弱顛溝  
壑壯者為盜賊重以痼疾死亡殆盡至人子夫婦相  
食暴骨如莽未幾劉軍自八營移南原又自南原還  
都城留十餘日返巡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  
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  
遣叅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群臣其略曰倭奴無端

侵徐勢如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徐土地人民  
十八九虜徐王子陪臣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  
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之道王京送還 王子  
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  
少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上罔極之恩亦  
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  
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正宜許之封貢  
容之為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徐解禁息兵所  
以為徐國久遠計也今徐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  
而請兵耶既不與矣餉於徐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

奴必發怒於你國而偷國必亡豈可不早自為計耶  
昔勾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  
忍耻含垢以有待也身且為臣也妻且為妾也况為  
倭奴請為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為之圖是愈於  
勾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忍是悻悻小丈夫之見  
耳非復讎雪耻之英雄也前為倭請封貢若果得請  
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  
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以修勾踐之業天  
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縷縷千百大意如此  
胡澤在館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

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  
奏聞以聽中朝處置要略乃 允於是陳奏使許  
頊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辭去新經略孫壻某代兵  
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  
二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  
不可小西飛指天為誓請尊約束遂令沈惟敬更帶  
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揚方亨為上副使  
往封平秀言日本國王而使宗誠等留我節城候倭  
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宗誠等至漢城遣使促倭渡  
海項背相望於是倭先撤能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



津浦等諸元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 天使  
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揚方亨因兵部劄行先到  
釜山而倭遠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  
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  
促宗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  
宗誠繼至釜山平行三日不即來見又言將往復閱日  
定棄然後迎 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回猶  
不明言撤兵事沈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行渡  
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  
旗上大書調戰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既去久無回

報李宗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罷爵統袴子  
第性頗性恟或言於宗誠曰倭首宗無受封意將誘  
致宗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宗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  
盡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沿覺分道追之至  
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揚方亨獨留倭營撫戰群倭且  
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宗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  
數日不食從處州來西去既而沈惟敬行長始回又  
撤西生浦竹堡等七寨宗撤者只釜山四屯乃狹楊  
副使過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  
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偕不與已以武臣李逢春

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注彼中多矣誤宜  
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曰黃慎以沈接伴使住在海營就  
令慎隨行

天使揚方亨沈惟敬回言日本先是方亨等至日本  
閱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摧倒幾盡遂  
迎候於他舍與西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  
曰我放還朝鮮一王子朝鮮當使一王子來謝而使  
臣秩卑是慢我也黃慎為不得傳命並促揚方亨  
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一夫朝之禮賊將王行長  
回釜山浦清正復率兵繼屯丙生浦聲言要一王子

來謝始解兵蓋閩酋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  
許封不許貢惟敬與王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  
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  
國即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  
天兵再出矣

遠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  
得甚歡既而寧功漸不相厭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  
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  
國請乃至勝敵我為首功時朝論分歧各有所主薦  
舜臣初為余不悅命者與元均合攻舜臣甚力惟右

相李元翼明其不忠且曰奸臣與元均各有分守之地初不即進未足深非先是賊將平行長使率倭要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陳致懇勸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犯事不成由於清正已甚疾之某日清正当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賊慎毋失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海平右尹報壽元踴躍以為機會難失慶啓之速倖竊臣前近察臣疑賊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倭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答彙臣臺諫請拿鞠玄風人

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其臣不忠遣義禁府都事拿李元均代為統制使上稱其前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開其不忠之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辨臣寃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往可獲其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獨判出死罪事鄭瑑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遠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宥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刑職充軍舜臣老母在方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泣權標帳下後軍人聞而悲

之

天朝以兵部尚書邢訢為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  
鎬為經理朝鮮軍務廉貴為上將楊元劉繼董一元  
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  
數日下金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  
堅完徃省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  
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為本城可守增陴浚濠濠  
內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八月初七日開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金羅右水使  
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裴楔走免初元均既至開山

盡變舜臣約束凡補裨士卒稍為舜臣所任使者皆  
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悉  
憤舜臣在開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晝日夜處其中與諸  
將共論兵事雖下者必言軍事有詐來告以通軍情  
每將戰悉招補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擊  
愛妾居其堂以重離隅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  
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  
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重其言故軍令不行時賊將再  
入寇平衍長又遣要將羅給金應瑞曰後難某日當  
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均推陳允信其說且

以李璣臣以逗遛已得罪自促元均進兵均亦常言  
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罪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  
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為辭口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  
之在岸上者俯視舡行互相傳報以至絕影島風作  
浪起日已昏舡無止泊定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  
諸軍進前舟中人自閉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  
飢渴疲不能運舡諸舡縱橫進退不前乍却倭欲疲  
之與我舡相近輒倘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  
盛我舡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舡還至加德  
島軍士渴甚爭下舡取水倭兵從島出突出捨之矣

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恭川島據標在固  
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  
益忿懣飲酒醉卧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  
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棄舟登岸欲走而體肥  
鈍坐於樹下人右皆散或言為賊所害或言走免終  
不得其詳或意謀後舡上投水獲櫻先走屢諫均必  
敗是日又言恭川島淺窄不利行軍宜移他處均  
皆不聽櫻私約所領舡戒嚴待變見賊來犯棄港先  
走故其軍獨全櫻還至開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  
寇從餘之留任恭川者避賊而去開山既敗賊

粟勝西自南海順天次第陷賊軍至直隸津下陸  
進圍南原南河大寨蓋賊自去冬入我境推見於  
舟師也亦有責債之責行長必取舟師以長從輸款於  
金應瑞以空虛臣得罪又誘元始出洋中蓋得其虛  
實因行空襲其計之巧而我悉隨其計也

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楚前威陽縣守趙宗  
道死之初體察使朱元翼元帥權傑議修道內山城  
禦賊築公山金烏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烏用民  
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宗其中督守令盡率老  
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毋動清正台西生浦西

向金羅將興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元帥以下皆墮  
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  
將郭爾祐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  
形勢計絕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監  
郭趨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  
霖武人衆心倚以為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  
軍皆潰賊入城趨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趨女嫁柳文  
虎文虎為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  
而不死為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為自經死趙  
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奔竄之後同死

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  
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越同被害

復起李舜臣為三道水軍統制使開山賊報至朝野  
震駭 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

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 啓曰此尤  
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為統制使耳 後之時權操

閉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奔舜臣與  
軍官一人自慶高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

珍島欲收兵禦賊  
倭兵陷南京府天將楊九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商

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

接伴使鄭期等皆死有軍鬼寺破陣軍十二人隨

楊元入南京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為金道

城陷事甚詳揚總兵既至南京增築城一丈許城外

羊馬壘多穿絕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濠斬一

二丈開山既敗賊從水陸而上報其意城中洶洶人  
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內總兵檄  
召人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還延平全連發夜不  
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總數百光陽縣監李春  
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結至八月十二日倭先鋒百餘

到城下投爲砲頭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  
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  
遠出遊兵交戰踐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  
往往出與戰既而倭到城下叫城上人求與語然  
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候書來乃約戰書  
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銳砲迭攻如前日先  
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軍至悉兵復焚之而石墻  
土壁猶在賊未依城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  
五日止望見倭衆刈城外雜草及永田中稻禾作大束  
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持遊擊將軍曠思衷領三

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  
是日晚守堞軍往往交頭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遁色夜  
一更聞倭鎮中器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  
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頸  
不敢外窺經一二時器聲止夜色已平濛濛又推積竿  
馬牆內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蹀躞登聲已聞城中大  
亂云倭入城矣孝義初撥守南門外三馬甯慌忙入  
城城上已無人但見城內處處火起迨至北門唐軍  
悉騎馬欲出門門堅閉不可易開馬如東街路填  
塞既而門開甯馬甯門而出倭兵在城外圍匝數三



重各守要路雋長刀亂斬之適宣使首受刃適月明  
得脫者無幾然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  
或云倭知為總兵故使逸去也若義興同伴一人出門  
一人遇賊死者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  
云蓋楊乃遠將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  
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記老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  
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全州以止兵解不可為矣後  
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示

舡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  
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時踰善水  
戰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  
臣以十二舡載大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聲  
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百今倭患之艱  
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舡無帖者以奸  
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舡者皆來受帖舜臣  
以舡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舡三石中舡二石小  
舡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為難  
而以通行無禁為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民輸

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航車皆難遠近避兵者往依  
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為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  
水兵都督陳璘以米兩千石令島與舜臣合兵璘性  
暴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

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歐辱守令無忌以繩  
繫察訪李尚規頭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  
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文均敗矣與璘同  
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棄將摧縱是軍士逆之則增  
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眾曰然相與嗟嘆而已  
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人大畋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

備酒醪而待之璘舡入海舜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  
享其酒諸將以下無不沾醉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  
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舡犯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  
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為功璘益喜過望自是凡事  
一咨必於舜臣出則與為首歸則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  
唐軍與已軍無間有奪民一錢者皆會致罰打無敢  
違令者其制中亦必謹上言成上言統制使有經天  
緯地之功補天浴日之功蓋心平也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燒廬舍殺戮人民  
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

奔散九月初九日 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  
麻貴在貴州城而平安道有五千餘人黃澤亦所軍數  
千徵二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所圻回還退清正  
再屯對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  
百里之時都城恐不守朝臣自獻出巡之策知事由  
礮進言曰 車駕應在邊臣曾為臣使備請寧邊  
事其最可憂者乃無備也若不預辨何以絀用聞者  
傳笑曰幸不合轡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  
久當自息惟當奉 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  
至京 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 車駕不合遽還都

城當留駐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  
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怯不可為元帥 不聽  
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  
攻蔚山賊營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  
絕處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靡  
不能支 天兵集賊外柵賊奔入內城天兵貪擄獲  
之利不即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城  
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經  
理提督望見賊壘其靜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牆  
環四面為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鉤

凡亂然如兩軍日交鋒 天兵與我軍死城下成積  
賊船從西注浦來援列泊水中如鳧鳥島山無水賊  
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  
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聲氣諸將言城內糧絕  
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瘃瘵已而賊  
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為所乘遽旋師正月 天將  
悉回京師謀再舉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  
門叅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楊鎬欺罔債事二  
十餘罪鎬遂罷去 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

即遣左議政李元翼賞伸救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  
去 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未至  
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綬  
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董為賊所  
敗死者尤多

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管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  
大敗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亦平行長棄城而  
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穴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  
天為橋堅守劉綬以太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  
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

援於泗川賊沈安頤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  
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算追之南海魚舜  
臣親犯矢石戰有隳丸中其腦出背後左右扶入  
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我死而絕舜臣兄  
子亮素有膽量秘其死以益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  
知也陳璘所乘舟為賊所圍亮望見揮其兵救之賊  
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  
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止耶拊膺大慟一  
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  
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悉退

我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親柩行所  
至人民處處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棄我  
何之道路擁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涕贈  
議政府右議政邢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獎忠魂事  
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為祠誦曰懿忠以時致  
祭商賈漁舟往來過其下者人人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曰邊官至判府事有直  
名曾祖曰瑤事成宗燕山在東宮瑤為講官以嚴  
見譴嘗為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懼之有虎掌令之稱  
祖伯福以門蔭仕父貞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

群兒戲削木為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  
目長老或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庫發身奔  
氏世業儒至舜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練院奉事兵  
曹判書金貴崇有篋其欲與舜臣為妾舜臣不肯人  
問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迹權門媒進耶兵  
曹正即徐益有所親在訓練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  
院中掌務官執不可益牌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  
辭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  
答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  
辨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

抗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往往  
知舜臣焉方在獄時曹未可測有獄吏密語舜臣兄  
子谷有難則可免為臣聞之怒呼曰死則死耳安可  
違道求生其有操執如此者臣向人真言笑容和雅  
飭如修謹之一而中自暗氣之志乃其素所蓄  
積也兄之獄臣先臣皆先死矣臣撫其遺孤如己子允  
嫁娶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有方無命百不一施而  
死嗚呼惜哉

統制在軍蓋及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梁與賊相持  
諸船已下凌夜月色明甚統制帶甲執鼓而卧忽起

坐呵左右求燒酒來飲一杯忘呼諸將之前語曰  
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  
應來襲蓋言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今諸將皆舉燧又  
傳令斥候船候云方熟睡嗚起待良久之斥候奔告  
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止邊微陰賊船無數後  
陰黑中來將近我船聲云中夜大砲吶喊諸船皆應  
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聲震海出飛丸落於水中  
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為神

德必錄卷之二

